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唐書

卷二百四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289)
函號 函 10 1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書福刻意增異家瀆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權明經等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就飲明郭山惲建言皇后參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

淺草文庫

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姚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祭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續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書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旨敏而辯進銀青光祿大夫錫予蕃渥及卽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毋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之忍犯吾坐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膻輦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畯良導奢靡輕賦愼刑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

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
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
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
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
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
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
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
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
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
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

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去泰左監
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
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
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
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
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
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
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
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
矣乃選郗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

年太子齒冑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
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
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未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
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沒後有於書殿
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
家始無量與馬懷系爲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
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優加而禮遇衰矣陸去
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
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
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

又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於
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
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
儲積以自資也脯腊朕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疾
疢門下元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
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
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譔魏典三十篇
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
繼馬之象魏改以晉元帝乃牛氏子昌司馬姓以著石

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辯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讎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十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譔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沖幷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且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

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究咨
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
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
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
刊正芟礱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
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
擯墜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
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
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
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

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
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
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
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
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
爲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
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
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
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
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

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
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不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王弼
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
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
子愼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
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
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難邪
俄而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

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
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
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衞與
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鍾鼓既設一朝饗
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
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
與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
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
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
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

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
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尊誰不
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
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
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總
尊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
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
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宅如舊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
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幷升焉貞節奏言廟
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宜
幷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千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
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
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
享肅明讀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
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
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
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
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
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
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

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太祫則合
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祼獻末序詔可乃奉中宗別
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
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
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蹔二帝之驗也春秋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
之魯文公之三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
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
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蹔弟嘗臣兄乃可蹔乎莊公薨
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
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
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
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合弟先兄祭昔太室
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
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
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
鯀周不先宮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
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毀陷
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
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

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贊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亭其父而廟毀及下侔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帝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眞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詔宰相

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祼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

臣爲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
起居執虎賁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
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儐況天
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
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
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
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
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
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
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

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
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
重以宅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爲集賢院脩譔踰年
遷右補闕祕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
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朞徹靈而心喪
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
嫂叔服未安幷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
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
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閔人子之情

愛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
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
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遠垂拱始行之至有祖
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文子無專
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
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曰未下履冰
卽極陳父在爲母立凡遘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
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薄情於所生固有意
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齊抗斬衰俄
而乘陵唐家以啓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酖殺
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
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
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
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
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
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
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
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
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

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
母免官齊而喪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
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
乎嫡兼從母之名以母之文黨加以舅服不爲無禮嫂
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
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
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
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
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脩
撰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成
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
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臣謂
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
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
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
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
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
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臣謂雩上
帝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止

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廉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眞於說說籍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眞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紹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秦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瘞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燔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驁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

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母喪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喪分爲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傳始行果會眞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眞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眞太學博士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廣業入集賢院脩譔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爲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爲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廣業

知章呂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
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元夏日弟和璧安
貞居貞顧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
採訪使顧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別傳王嗣琳以太子
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盧鴻業亦坐事
左遷餘杭令仙履善講論後爲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
有尹愔陸堅鄭欽悅盧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
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巨測
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爲國
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
教譔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
會親族敘訣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
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考召劉喜甚厚禮之拜諫議
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
視事乃就職續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
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賢李慈伏誅貶
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
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賜

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
以祕書監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鑾新津丞
請試五經擢第授鄠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瀕內供
奉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
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塵在三
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紀
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
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
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
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地曰辰旬巳五百也黃鍾
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
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巳
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
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
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
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
四百紀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為李林甫所惡掌堅
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奏為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
克鈞為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

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盧僎吏部
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聞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
兄俌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
陳破賊勝策獨俌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
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
則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
人徙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
戰則利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
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俌終祕
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
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屛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
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
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
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
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
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
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
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

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捐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捄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匄譔春秋傳未甚

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
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
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
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
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
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洄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
不能訕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
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
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
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變興左
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
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
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
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
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
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
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
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爲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觀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昇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與緣生事亡用燕具褻饌參瀆禮爲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嚌之饌美醲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今若孰褻而享非以異爲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疏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有品之多而賸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

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囂役密邇非幽穸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栢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彤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衮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秀實爲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爲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爲饒州刺

史京與趙需裴倩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
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懔懔常若兵在頸陛下復
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
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
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自
弟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
祔室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禮儀使於
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
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
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
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
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
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
征西四府君為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
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
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
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並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
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
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

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
廟雖然於人神未猒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
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蹔屈昭穆以申孝尊
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敎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
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
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
眞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爲祖
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
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

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
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
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
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
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
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
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
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
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
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

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眞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

申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

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自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延於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

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誓還穆位同宮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未閟可也因虞主則廟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尊則虛位可也然永閟與廟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二廟帝嚳之年皆有為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帝嚳之年皆有為饗是已分食矣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韋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太廟乎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祫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若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祫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

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爲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氏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

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洋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祔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貂裘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

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祔京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訓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為祕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寔召亂為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

宰相非其人姦佞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緡帝内慙外忽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旋亡帝恨恍曰京與贊眞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襄嗣襄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肖顏而關說難哉其嚮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鎛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貫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口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幷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

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爲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爲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奉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朞喪以下慘制是

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奉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旨遠報母之日少恐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疑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奏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實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終喪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宜公承慈實臣子至行降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事非至誠垂於德教請下明詔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緦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以棄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謏無鬼論刺史獎晃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皐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

就刑大呼曰尼邪不入亂邪不君得死爲幸矣闕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劒磨其頸以發膚服之蘊叱曰死卽死我頸豈頑奴砥石邪闕知不可服捨之斤爲唐昌尉及闕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爲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牖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爲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鎭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皐佑鍔季安爲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

舉纂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韋皐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然嗜酒多忤物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擅地長兵屬校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入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爲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

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
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
兼脩譔憲宗將耕籍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
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
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
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
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大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
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
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

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
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
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
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
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
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
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
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眞卿祖室有殷柳兩
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
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

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宅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
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
常及至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
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正洽等引忌
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
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
禮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
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
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
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

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爲
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
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爲侍
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閽弑吳子
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
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
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
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
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

因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謚曰懿
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
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唐書卷二百

唐書卷二百二　文藝列傳十一第一百二十六

宋宋祁譔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
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爲之伯玄宗
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
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

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册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章爲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千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

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
率更令歐陽詢典籤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
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顏思魯
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虞世南顏思魯
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
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
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獻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
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
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
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

軍事榮九思戶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為文學從父
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為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
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為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
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為
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淑讓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為
海內冠雖琅邪王氏踵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
不為伍朗孫諶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涪者侍中
文瓘子掌白諶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
諶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

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
沛大憨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
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嘗選僚屬問梁
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哀
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
勸進而憲子紹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季序
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
館學士卒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爲太
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
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
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從命婦別
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
詔利貞曰卿奔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
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
追贈祕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
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
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爲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爲吳興
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

齊復爲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賞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爲友慶抱爲記室儀並遷中舍人以年耆不更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紹敬亦博學高宗時紹爲太子洗馬修五禮敬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爲崇賢館學士抱著陳御史中丞衆務開皇中爲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爲元德太子學士會元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祖民尚書大業子美大業容工爲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自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辭繇是踈斥帝遇弒經事字文化及實建德歸國爲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爲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爲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毅洛壞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參軍爲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

爲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
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
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
理丞偃又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畧言治忘亂安忘危
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爲麗而不
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
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
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
[illegible]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
[illegible]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

功而自處至難云又譔玉諜眞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
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
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
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
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
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
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
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
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

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兒不以此
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
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
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
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
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恍輕忤物遇
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
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
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
坐怨謗流死嶲州譔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
時位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
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
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譔次國史
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
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
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
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
著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
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

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貴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馬卒子知柔性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毋頊等止二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

才昌齡以科廢父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
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紐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
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
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翌徵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慧兵
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慢物不
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敎於通事
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
賀蘭敏之奏豫北門脩讎卒昌宗宮至太子舍人脩文
館學士讎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隆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

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
累轉吏部郎中以筆札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
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
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
內府置讎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
師古踵領功不就續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
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
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
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
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薨請與父合葬給事

中夏侯銛駮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爲
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暐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
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
審言集判出謂人曰昧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
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衡宮吾筆
當得王羲之北面其於詆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
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
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二裹刃刺季重於坐
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子吾不知若訥故誤

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
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跼蹐謝
曰喜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爲造化
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
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
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總三從祖兄易簡九歲
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

初歷殿中侍御史掌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
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
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
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
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
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數上賊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
十一世追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

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
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
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
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贏服欲奔行在
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
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
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
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
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衂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囏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寇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

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譔論次平臺祕畧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鬬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憤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瘞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

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讀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眞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李嗣眞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

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
帝王廢介酅公尊周漢爲二王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
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
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
隋爲魏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
郎尉閻伯璵涪川尉勃兄勮弟助皆第進士勮長壽中
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忘載册文羣
臣已在乃寤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
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
始裴行儉典選見勮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
是語驗勮素善刘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
勮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
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称
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劼早卒福時少子勸亦有
文福時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
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
也勃與楊炯盧昭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
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

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烱及鄭祖
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
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說以箴
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称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爲
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照隣字昇之范陽人
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謂
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
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
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
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穎
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
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
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穎水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
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
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
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爲府屬爲敬業傳檄
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
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
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

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梧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爲諜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

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譔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三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大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脩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思茂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箱斛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脩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勇孫逖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詰吏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肇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贈祕書少監以

其子義方爲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爲尹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閹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爲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與助即召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爲鄜坊觀察使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爲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爲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之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二贈同州刺史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正部侍郎

李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勑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瘞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槨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鄠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還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李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由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十二員直學士八員古通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藻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

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宅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友誡傳于時

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

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

舍人易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獻

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

下邽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

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

德手詔褒容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

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修國

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誰此權顧輕哉而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

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

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脩文館學士既久卉喜甚與家

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

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

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

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

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
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
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
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
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蚪詩先成后賜錦袍之
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
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
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
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
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
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
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
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
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
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
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
獪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
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
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

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
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
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
安後汔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
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
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
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
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
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
勇聞之愻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

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
授揔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
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愻爲連州參軍刺
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
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
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
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
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祕書少

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稽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脩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營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還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逕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灃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滁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

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落曰殿下位
副君有絶人之才非以尋摘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
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
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
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
涇州司功參軍鍠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
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彖皆歷殿中侍御
史希彖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
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舉擢宗賢館直學士兼沛王
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
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
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
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
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
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
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
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誦
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

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于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今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爲御史

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

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宇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絕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贓于時匭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誑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塡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

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埶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

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還忘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諷利發及蕃夷會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鴞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汉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

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荊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及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幷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爲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顧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

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容涉鞏閒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相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裒其文示逖李暠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眞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缺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緜廢累年徙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諸子成最知名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

悸病唐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
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
賑直告民故飢而不亡再暮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
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據正嘗有暮喪弔
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
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幰失矣子公器亦至登管經
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荊南
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綵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
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

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
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
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
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
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
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
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
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
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
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

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玉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號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為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觀長隱峨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劒為任俠輕財重施一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

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傜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云旭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旭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葦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旭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過之且敗旭不信怒罵趨之有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旭馬辟易去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摩詰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

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永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奏貴災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命後

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細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稽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肆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賽壁虔等方悸死卽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邊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日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歎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幷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毋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

霸先友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閩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求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頵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頵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頵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頵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頵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卽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頵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頵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頵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啸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

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潁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四十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潁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潁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營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敦頤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潁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潁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潁士十年笞楚嚴慊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潁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嘗曰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

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士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十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芳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幕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芳與劉太真芮挺章徵閭士和受業於顏士而芳好黃老顏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芳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謙芳弟談字中庸顏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詠蕭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顏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

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會宇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
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
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
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河請
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魯郡者也
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
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
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
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

師源明以病不受僞著肅宗復兩京權考功郎中知制
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耍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
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
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
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
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
大旱秋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
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及
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餓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
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遠墻接棟靡礪以須陛下之

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駐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霤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甿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良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闕口遏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甖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

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佛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士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為苟榮冒祿圄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圄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肅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嬴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

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文藝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閭鄉人
號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
蕩內謹重尚然諾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
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嫉所在橫猾華
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

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簪風華母在鄴欲間行董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嘵然曰烏有曠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勤子弟力農安於窮巷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縣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搉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茂宅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奬士類名聞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衅悔及爲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權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末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

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轜車或追建
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
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
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
誠心履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
器鴈鴞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
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
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十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
彊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
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厲起

病摧鋒陷堅三軍嗷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
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
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
法之情巡捍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
秋以功覆過書叔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爲國者録用
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細節不以功掩過不
以刑怨情善可遷惡可揚瑕録而用棄非所以奬人倫
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
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

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
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鄢一戰
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
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
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
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
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
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
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

既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厲
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
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
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
月日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
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
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
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
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
紓自有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

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
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
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
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
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
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張鎬
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
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
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
好蒲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總戎又喜之凡四五娶終司
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
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眞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
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
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
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
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眞李紓
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
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責士多
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祕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士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祧衰絰又再朞懼終不免陰走沼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胥儒者為已用以兵迫臣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鳥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伾偕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伾侍御史臣為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嘻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與人傷陛下之明今更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

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儆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冤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逸塗益脩絜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置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潤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讀禮範志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辛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元翰墨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為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實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持掌誥凡再其不遷罷為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貴持吏甚急而元

等自無過訖不能傅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廬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

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旱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皐於劒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衮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衮衮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

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
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
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秬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淹自右拾
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秬遺書讓
出處之遽涉不至還秬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
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恥之會澤
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爲辨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
子稹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爲之
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
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
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
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
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
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
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
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
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
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蹊墾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
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猒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墜其首梁薄其翼魏斮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

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險燕徇巢壽邢柘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躬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豢齊趙以稔其釁蔡屯田繼潛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異竟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宮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棄爵命而保徼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刻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

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誡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愎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紿賊令辯士持尺書刼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脩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過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營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

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
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
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
之爲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
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
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
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
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
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
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郾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
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
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
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
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
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
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
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
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
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
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

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守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翺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嚮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

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黨人出謫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于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劒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榮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奇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逢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輒不可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逢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嘲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容成都光化中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謁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奬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

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廞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廥庸民浚渠按故道厮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慈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家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荊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稾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閿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唐書卷二百三終

唐書卷二百四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宋宋祁譔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譔諫不合乾陵乃卓

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
救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
冠子以論譔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筭貞
觀初與傅仁均並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
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
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爲令
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
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
帝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
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
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
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
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數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
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筭
曆士梁述助敎王眞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
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
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已占等書傳
於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傳仁均
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
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嶽風痺
不得挽弓權使彀矢嚮堋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
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遺
其術權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
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言
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
腹患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
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
名清漳宋侯義與訐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
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
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胤宗
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
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權義與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
郎嘗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或
衡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
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
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値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
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不
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宅味

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伸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伸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嘗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唐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參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舊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實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郭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

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
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
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
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
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紿
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
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
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
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
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

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
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
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
高宗置一鼠于匳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
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
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
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
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

爲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及爲蒲州歲知期則召
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
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謫終位冠人臣靖賢曰君
法客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
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當少往
見憬藏問之乂不答元忠怒曰窮還有命何責君罪拂
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
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
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循緩法曰豕視淫又
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餓坐亥歲沒入掖廷

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太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
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
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所
戒在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請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
海內寖亂帝曰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
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
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
得與外語辭大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
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瘢而下曰位
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大壽裴冕爲河

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甚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晁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晁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乂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晁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吕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撾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智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實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

實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容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黑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容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誌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茅山爲觀俾居之璽詔

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幷敕立祠觀以
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
令薛顧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詭其弟子潘師正曰
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
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
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
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諡升眞先生
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
改諡升玄

薛顧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
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
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顧因
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
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嵕山號曰紫府拜顧大中大夫往
居之卽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
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
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劾怪鬼帝聞之召詣
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惡召方
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
聶眞爲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

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
法善笑曰此爲魅所憑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
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
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
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
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
史籠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亮庚子
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爲父
格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
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
學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
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剸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
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
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綏氏
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閤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
神爲言至爲武后作歌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
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
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莊擢

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謐等雜治誣服者甚衆
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
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
獻甫爲令不肄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
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
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
卿厭之遷水衡都尉嘗謂曰太白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
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嗣河東裴玄證
隴西李眞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詮
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
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
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
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
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
五歲將還是時李淳風死侯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
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
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
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讓上之象歲餘張柬

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鋼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蟄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暴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績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葬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襲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嘗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

尚書重福敗坐關逼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爭其冤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比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値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焉可折道傍

蔓代之乃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宅曰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逢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宅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

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
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
皆汗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弟條山往來汾晉間世
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恒州
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
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絶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
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
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與祕不傳果善息氣能
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

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師夜光者善
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
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葷無
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
也乃襄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
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鬚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
玉眞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
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
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眞公主欲降先生果
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

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
山瀹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樓霞觀其所夜光
者蘇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儀公主得召入溫泉
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
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頹陽書世傳之天寶
中有孫甑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鬬草爲人騎馳走楊
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
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
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幔猱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
還逢思遠騎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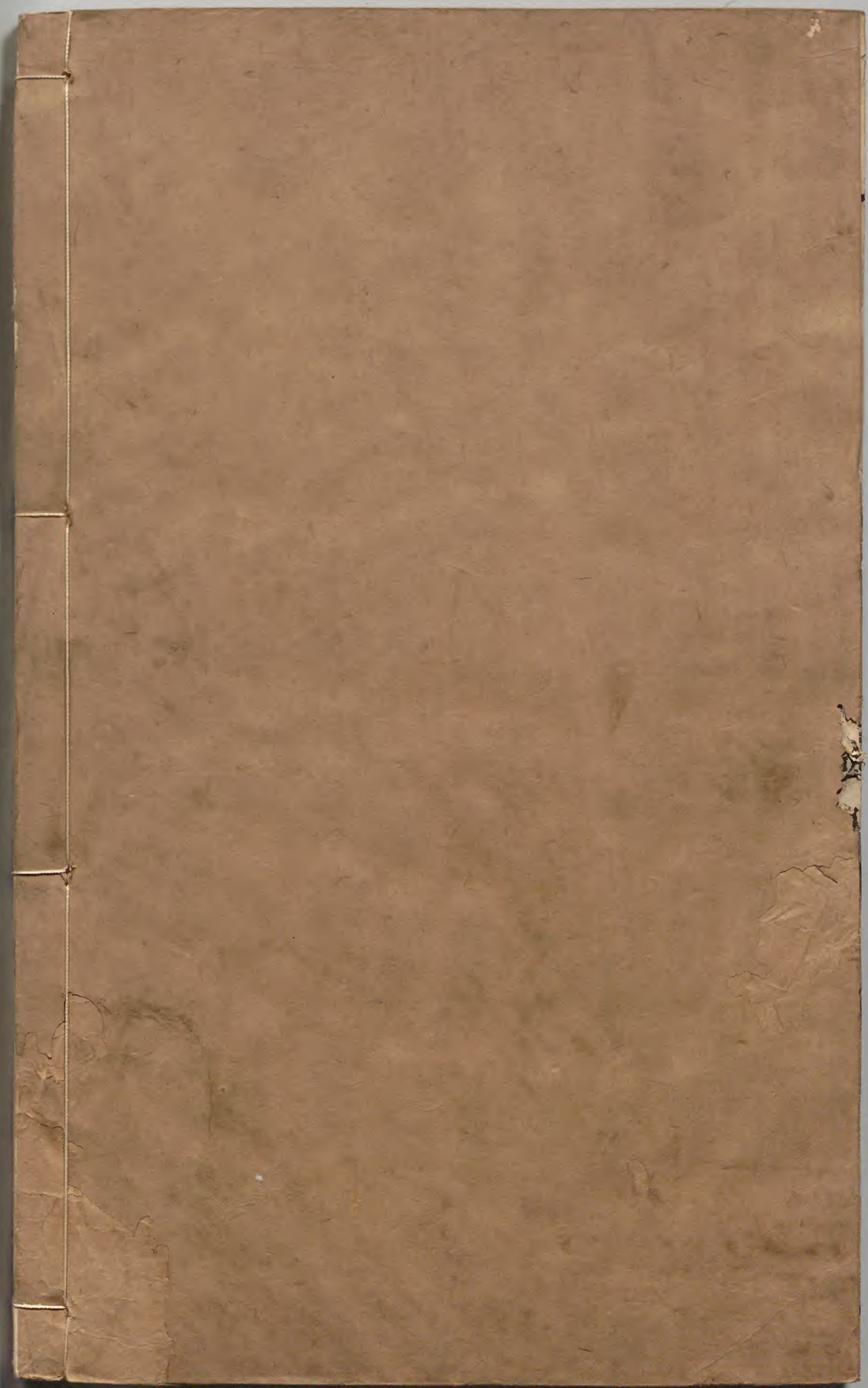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
常卿韋絢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
都令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黑則長生可致
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
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
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宰臣出藤百餘
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
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
衛將軍甘守誠能銘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蠲也旱藕杜
蒙也方家又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

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于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墉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齎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白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罔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誥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笵從已又以練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楯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千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杭州刺史後終司徒

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illegible]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唐書卷二百四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